

松下芳男著

永田鐵山論

〔附錄〕國家總動員

外交部情報司譯印

永田鐵山論

目錄

- 一 是晨之陸軍省
 - 二 遭難前後之永田局長
 - 三 順風揚帆
 - 四 對於永田之毀譽
 - 五 永田之輪廓
 - 六 歷來遭難之前例
 - 七 遭難所與之教訓
 - 八 陸軍大臣之問題
- 附錄 論國家總動員

永田鐵山論

附錄國家總動員

松下芳男



一 是晨之陸軍省

永田軍務局長被刺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八月十二日上午之事也。

兩三日以來，陰雨不時，恰如五月梅雨之候，是晨始放晴，院內綠樹時向晨光微笑之和平之「三宅坂」，即歷來之「陸軍省」，忽自平和之霧圍中，突起此聲。

陸軍省一時爲異常之空氣所包圍。

著者恰於是晨上午訪友於陸軍省，甫欲入側門，不知何故，鐵門忽然緊閉，憲兵警戒，雖若閑暇，但無論何人，概不許入內。

詢以何事，亦不見告，但見門內完全呈異常騷動之狀態。

門內左來右往，上昇下降之將校，自此室至彼室，往返奔馳之工役，明朗平和之晨，概塗滿警愕，緊張，與非常時之顏色。

門前警戒之嚴，殊屬可驚，著者不知大門前之情形，在側門，則不論何人，概不許近至門前，郵差亦不許近前。

究竟發生何種事故乎，著者於門前靜思之，明治五年二月，陸軍省自兵部省與海軍省分離獨立以來，似此白晝緊閉門戶，嚴禁出入情形，曾經幾回，雖不之知，要不得謂非稀有之事，果爲何因乎。

著者先就對外問題着想，然對外問題不問如何變化，閉鎖門戶之事，不能涉想及之。

再就遺失機要文件等着想，是亦不至全省內呈騷然現象，亦非此問題。

然則大官身邊發生凶變乎？

正在思索之時，忽一汽車揚塵風馳而至，鐵門突啟，疾走入內，試觀車中人，則三軍醫也。

「幹了嘞」。

著者頓悟當時最後之想像，大官之遭難，爲有徵矣。

爲國軍故，深願此薄弱想像不合事實，然今將成爲真實而現於眼簾矣，不勝悲悼。果然，旋見號外，陸軍省發表如左。

「陸軍省軍務局長陸軍少將永田鐵山，在上午九時四十分，在軍務局長室辦公之際，被某隊附某中佐以軍刀刺傷，瀕於危篤」。

二 被害前後之永田局長

永田之被害，完全出於突然之事變，舉部內外，莫不驚愕。

被害之情況，除陸軍省發表者以外，無由知悉，永田於十日（星期六）晚，率家人赴神奈川縣久里濱中央大學游泳部寄宿舍避暑，星期日盡日休養，精神甚健，十二日上午七時半，回澁谷區松濤私宅，換着軍服，八時餘，赴陸軍省。

卽照常至局長室，處理公務，一如平時，至上午九時餘，東京憲兵隊長新見英夫大佐來訪，當延見，正聽取該隊之事務報告時，某中佐突然闖入辦公室，以軍刀刺局長之右胸部，遂負重傷。

新見憲兵隊長見之大驚，急以身制止之，因之左腕上膊部均受傷。

某中佐立即（此時狀況如何將來自有詳報）被羈於東京憲兵隊。

受傷之永田，當由省內醫務局召來軍醫，於辦公室內，施行應急手術，左頸動脈被刺斷，出血過多，旋即陷於絕望，至下午一時四十分，以臥車載回松濤私宅，相送者有橋本次官以下各局長各課長等。

受傷之新見隊長，當即送入陸軍軍醫學校，傷係左上膊被刀創，上膊骨僅略觸及，三四星期可以全癒。

罡風一陣，如妖如魔，陸軍之驕子永田鐵山之靈，遂被吹襲於西方極樂世界，而三宅坂之慘劇於以閉幕。

三 順風揚帆

最近陸軍之種種色色問題，集各種毀譽於一身之永田，遂如斯而已乎，彼繼續順大將大道前進，殆未一步踏出道外，乃遭此厄運，突然喪生，殆非其意料所及，且非所甘心乎。

馬革裹屍，固武人本色，然永田則死於辦公室處理公務中，果安心而逝乎。

永田迄至今日之略曆果如何乎？

永田生於明治十七年一月十四日，爲長野縣上諏訪町高島病院長永田志解理之次男，昭和五年，與兄虎尾分居，自成一家人，現在籍隸東京府。

自陸軍中央幼年學校豫科而本科，而陸軍士官學校，向軍人正路順次前進，明治三十七年五月，日俄戰爭正當激烈之時，以第十六期步兵科第一名卒業，是年十一月一日任少尉，戰後，明治四十一年入陸軍大學校，四十四年以第二名受賜軍刀，卒業，其第一名則今年八月間榮轉第二師團長之梅津美治郎，軍刀組，則此二人外，爲小畑敏四郎，篠塚義男，侯爵前田利爲，藤岡萬藏也。

其卒業後之經歷，總屬軍刀組之華貴情形，大正二年八月，升任大尉，充步兵第五十八聯隊中隊長，是年十月，以軍事研究員派往德國留學，三年八月，留學中，任教育總監部附，四年六月，被命爲丹麥國駐在員，十年六月，任駐瑞士國日本公使館附武官，十二年二月，回國，任參謀本部附，三月，任教育總監部課員，至十月，兼任陸軍大學教官，十三年十二月，以陸軍技術本部員（此令現亦時有之，由於定員之關係，非本

來之部員也）名義，爲陸軍省軍務局課員，兼陸軍大學教官，是爲永田入陸軍省之第一步。

此際部內羣是認永田之手腕，自中佐時代，漸漸達於發揮其能力之地位，十五年，升中佐，充陸軍省整備局動員課長，昭和二年三月，進級大佐。

此動員課，乃是時新設者，永田爲開山之課長，永田新任之最努力者，厥爲關於國家總動員之設施，在新任時之昭和元年之第五十二議會，提出設置國家總動員準備機關所要之預算，得議會通過，昭和二年五月，內閣設置資源局，又有爲總理大臣諮問機關之資源審議會之設立，永田久在歐洲，在世界戰爭及其前後，親自視察各國總動員之狀況，今也本其所研究，試行於實地，此時陸相爲宇垣一成，（現朝鮮總督）整備局長爲松木直亮，（現豫備役大將）此三人，實建立日本總動員設施之基礎，永田儼有相當之抱負。

永田於此時，以書面或口頭爲關於國家總動員之盛大宣傳，昭和二年十二月二十，在大阪中央公會之講演，或當爲其代表的傑作，其著作有「國家總動員之意義」，（青山書院發行）其中有「國家總動員準備設施與青少年團」一稿，大致相同，此永田之組

織體系，要爲現在組織體之基礎也。

永田有相當富豐之實行力，其作法概屬組織的，着着移向實行可能的方面，可知其頭腦之明晰矣。

任動員課長二年，昭和三年三月，因秩父宮以士官候補生入伍關係，又因不得不出於隊附之情形，遂轉任步兵第三聯隊長，任隊長二年，五年八月，復回本省，任軍務局軍事課長兼通信學校研究部員。

此軍事課長，乃向大臣徑路之起點，羣謂自此將爲將來代表陸軍之一人物，談鋒筆鋒，均爲部內有名之論客。

昭和七年四月，進陸軍少將，轉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是年八月，出爲步兵第一旅團長，九年三月，復回本省，代山岡重厚任林陸相屬下之軍務局長，至於事變。

四 對於永田之毀譽

永田果有如何優良之頭腦，果有如何之學識手腕，著者未嘗試驗，不能知悉，不過永田與小畑敏四郎岡村甯次以第十六期生之三鼎足有聲於部內，第十六期之榜首，爲此

次八月榮轉築城本部長之工兵少將松井命，但松井乃技藝家，姑置不論，水田固羣許爲戰將者也。

前陸相荒木貞夫起用山岡重厚爲軍務局長，但山岡特一介武夫，非軍務局長之器也，林銑十郎出任陸相，調山岡充整備局長，而任當時爲步兵第一旅團長之永田爲軍務局長，自此林陸相以永田爲輔佐，決心進於所謂部內統制強化之途。

林氏果爲如何人物，僅有爲教育家及隊將之經驗，而無軍政家的經歷，林氏本人，亦自覺悟，乃起用明瞭軍政方面之永田，永田之於陸軍省，殆如長年住家，又在不論何事一切信賴之林氏下，因得揮其縱橫之手腕。

雖然，凡事有一經綸，卽有一反對隨之，有一施設，卽必受一非難，乃人世之常也。

由是如潮而起者，天皇機關說問題是也。

天皇機關說問題，無端成爲議會之問題，且一轉而爲國內的問題，諸國家團體，一齊起而參加，又再轉而爲在鄉軍人團之問題，在鄉軍人之諸團體與國家團體相提攜而從事活動。

「政府所爲何事，就此問題，何故不取鮮明之態度」？

「陸軍大臣海軍大臣所爲何事以國民立場固不待論以軍人立場今有此大問題爲何置之不理」？

當時頻聞此類呼叫之聲

「林陸相之背後，有永田鐵山，操縱林氏，永田乃機關論論者」。

此種聲浪當然繼以

「打倒永田」

六月四日，在由高級在鄉將校組成之憲法研究會，貴族院議員退役陸軍大將男爵大井元成，演說如次。

「……美濃部氏將天皇爲總攬統治權之主體，於法人觀念下，歸屬於國家者，乃將自開闢以來，天皇由祖宗繼承之大權，使所謂國家之無形團體篡奪之之意，……此種大問題發生時，以盡死力保護國家誓於天子之軍人，何故躊躇而不卽發動，殊爲吾人所不解。

但如是云云，非謂現役軍人，卽全起而直以槍砲從事，陸海軍大臣等，以陸海軍大

臣居國務大臣之位，有自由討議此等問題之權利，此陸軍大臣，何故具有此種精神而不能反對機關說問題乎。

果爲陸海軍大臣無決心之故乎，吾們不可不爲陸海軍大臣後盾之現役將校，應不使陸海大臣如是……」

云云：所謂「現役將校應不使陸海軍大臣如是」云者，果爲何意，不能即斷爲是指永田之材料然大井心中如何，雖不可知，但多數之高級在鄉將校，均注目於永田，則不論如何，當屬事實，是著者所不憚言也。

五 永田之輪廓

「鐵山之少年時代，頗屬淘氣，常集村內頑童，掀倒寺內石塔，有喧嘩大將之稱，尤以善陞屋簷有名，余每呵責，輒避上屋簷，以困余等，現今鐵山若回諏訪，各方面將提出抗議不聽任其歸來也」。

此永田之姊之言也，爲軍人者，大都有此類故事，永田之性格尤然。

永田出身軍人，同於普通軍人有斗酒不辭之風，前輩友人，常盡忠告。永田謂「信

州人過於理論，不行，我人將以痛飲終於愚拙」。云云；著者亦自前輩聞其豪飲。

如前所述，永田氏長於理論，議論風生，永田氏喜幫助同僚，以此德之者不少，又對於來客甚誠篤，若忙錄無暇面會，即保存名片於棹上，日後必對於此人盡禮，以此等地位，訪客之多，而能如此，亦彬彬有禮者矣。

★

★

★

★

抱危篤傷勢歸寓之永田，是日下午陞任陸軍中將，又敘從四位，至十二日下午四時，遂長辭人間，因滿洲事變，最近賜勳二等旭日章。

「陸軍省軍務局長從四位勳二等陸軍中將永田鐵山」。

是乃永田最後之銜名，至十三日，以特旨敘勳一等，授瑞寶章，又敘正四位，永田在地下，當感激天恩矣。

六 歷來遭難之前例

現役陸軍中佐在陸軍省內加暴行於軍務局長之事，日本陸軍自始以來之第一次事件也。不惟予部內以異常之衝動，部外亦極爲驚愕。

明治二年正月五日參與橫井小楠，在京都寺町通，被津下四郎左衛門及其他五名刺殺，又二年九月四日，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在京都三條木屋町之旅館，被團仲次郎等刺客刺殺，明治四年正月九日，參議廣澤眞臣，在東京富士見町私宅，被不知姓名者刺殺，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在東京紀尾町，被島田一郎等六人暗殺，又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文部大臣森有禮，在東京私宅，被西野文一郎刺殺，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廿一日，東京市會議長星亨在東京市署內會議室被伊庭想太郎刺殺。

大正二年九月五日，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在赤坂私宅附近，被岡田滿宮本千代吉刺殺，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內閣總理大臣原敬，在東京車站剪票處，被中岡良一暗殺。

昭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內閣總理大臣濱口幸雄，在東京車站被佐鄉屋留雄狙擊，因是於六年八月廿六日殞命，六年五月十五日，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在首相官邸，被現役陸海軍人射殺。

若更於軍人暗殺上官，求其前例，亦有可言者。

明治十一年八月廿三日夜，近衛砲兵發生變亂，於所謂竹橋騷動，大隊長宇都宮少

佐，大隊附值日士官深澤大尉，被暴徒虐殺，大正四年三月某日，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聯隊大隊長少佐櫻井正吉，被不知姓名者暗殺，大約係其部下所爲。

以上要皆流血之歷史。

通觀以上數事，却無大官被部下在辦公室刺殺之例，亦無有相當地位如中佐者肆其兇殘之例，其原因，動機，暫置不論，自結果觀之，此次之事件，實前代未聞，日本陸軍史上印一污點之大不祥事件也。

後世史家，將如何記載，恐將投筆三嘆，嘆爲日本陸軍空前絕後之不祥事件也，誠屬遺憾。

七 遭難所興之教訓

刺殺永田局長，果何所成就乎，明治維新以來，在高位之被刺者多矣，刺客等果由是獲現其所期待之結果乎，歷史之車輪，非因一二人之生滅，可以左右其運轉，雖一時惹起異常之衝動，或使其一機關一時發生故障，然自大處遠處觀之，則歷史之車輪，並不因是等個人之生死，有何影響，推動工作之原動力，自有其偉大者，欲以雙手阻止歷

史之車輪，殆拔山超海，揮戈返日之類也。

大村刺死矣，日本陸軍之發展，曾停止乎，大久保刺死矣，大久保所企圖之日本之航路，果會變更乎，原，濱口，犬養刺死矣，其政治形體，果有如何變化乎，歷史之車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動止也。

以爲是可以一二人之力動之者，從來歷史教育之罪也，史上活躍之英雄豪傑，要不過過時代之幸運兒，雖無豐臣秀吉，其時必有第二之豐臣秀吉，德川家康如不出頭，前田利家伊達政宗等必將起而代之，亦未可知，雖無木戶大久保西鄉等，明治維新之急潮，將有第二之木戶大久保西鄉等出，亦未可知也。

特秀吉之經綸，有秀吉氏之色彩，大久保之設施，有大久保個人之表現者爲眞確耳，自偉大之歷史之原動力，時代之潮流言之，乃極小之事不可不理解也。

★

★

★

★

統制與紀律之嚴正云者，乃軍之生命，而明治陸軍建設以來，陸軍當局努力苦心之焦點也，天皇之聖慮，亦復在此，賜給軍人之勅諭，朗列此旨，此則就我日本陸海軍部軍紀肅然之一點，世界未見其例，而日本國民多年來深爲信賴，且大爲誇耀者也，雖然

，最近軍部之情勢如何，著者雖不之知，然就報紙所示現者言之，實不勝無限苦悶。

肅軍云者，果何事乎，然則現在或迄至今日果有不肅軍之事實乎。

毋謂是僅屬新聞文字，軍當局者或高級者，未有以此意義語諸新聞雜誌記者之人乎。

既已如是部內外乃生種種疑惑 所謂最高會議之內容暗暗傳播結果乃發生謠傳謂謠傳乃最高幹部諸君之連帶責任果失當乎。

既屬人類，又人類之集合，則因人而各有私情，又時有意見之不同，亦所難免，諸君立於國民之前導，非常時非常時之聲，高唱入雲，而使生如是之謠傳者斷非所以忠於任務也，諸君如虛心坦懷，握手合作，又何有發生謠傳之餘地乎。

我人爲一般國民，聞此種軍部謠傳，實不勝苦痛，諸君，謂「於軍部之事如彼如此批評殊爲可怪」，亦未可知，然陸海軍，非與我等國民個別在存，乃爲我等國民而存在者，我等尊重爲國防中心之陸海軍，尊敬軍人諸君，且希望其發展之意愈多，則對於軍部亦將愈加批評，軍部諸君，於此虛心坦懷，聽取各方意見，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雅量，其可也。

著者原爲一介學究，毫無榮達之念之失業者，然鑑於最近之狀態，殊不忍緘默，思及事態之不易，遂爲此言，君子不以人廢言，國軍，非應由軍部內外。協力同心之努力，共期其向上發展乎，但求防民之口，斷非賢明之策也。

又退一步，試觀軍隊，際茲八月炎暑之候，夙夜孜孜，勤於軍務，隊附將校，有何派系乎，又隊兵有何肅軍之要乎。

其中以國民義務，當國家保護之任，不論嚴寒酷暑，精勤訓練，殆近十年，以下級士官經津輕之田舍聯隊而來之著者，走筆至此，不禁感慨不能言。

在彼寂寥津輕，田間作苦之老母，一面瑣碎操勞，一面日夕徙倚門閭，思念從軍之愛子。

一生苦度貧乏生涯，勞動無少休息之老母，但奉到軍書，卽忻然令其愛子從之而去，而戒之曰，「身體亦屬要緊，母飲濁水」云云，撫壯男如幼子，叮嚀誥誡之老母之姿態，迄今如在目前，兵隊，固皆出於如是之家庭也」。

如斯之兵隊，國爾忘家，馳驅山野，勤受訓練之時，在軍之中央部，惹起不應有之慘劇，軍當局，似應虔敬自省，痛感其自己之責任。

八 陸軍大臣之問題

既因陸軍之統制紀律發生大不祥事件，問題當然不能不及於陸軍大臣之責任，據報紙所載，此次之事件，不論其動機與原因何在，在規律最應嚴正之陸軍，而發生空前之不祥事件，自基於統帥權之國軍之組織上觀之，居於軍統督地位之林陸相，痛感責任之重大，心中似已深藏重大決意，但問題非僅由陸相一身之處置，可容易解消者也，在事件之全貌未明白之今日，陸軍大臣之更迭，殆不能成爲問題，迨事件告一段落，真相業已明瞭，林氏方可辭去陸軍大臣，不待言。至彼時事情將如何變化，現今之想像，將毫無所當，亦未可知，但可代林氏爲陸相者，果誰乎。

軍部大臣，限於陸海軍之大將中將，在鄉者雖亦包含在內，但現在起在鄉將軍爲軍相之事，恐無作此想像者，不論如何，將由現役者選之，現今大將，自右翼數之，皇室當別論，第一數關東軍司令官南氏，但南既任現職，當絕對不有歸任陸相之事。

其次數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氏，亦不信彼將代林氏爲陸相。

本莊繁現爲侍從武官長，故不得不視與此無緣，是以不論如何，得爲陸相候補人之

大將，僅眞崎，阿部，荒木，川島，西，植田，等六人而已。

眞崎如依然爲教育總監，或爲陸相候補者之首位，亦未可知，就今日之實情，繼任陸相似屬難事，本人恐亦未必出山。

荒木貞夫，在過去就任陸相當時，聲名藉甚，可止小兒夜啼，在任二年間，聲價頗示現墜落。所謂疾病，於某種意義下，救援荒木，得無傷痍而去陸相之位，再爲馮婦否，甚爲疑問，恐彼未必肯出山，是亦爲將來地步耳。

東京警備司令官西義一，最近軍人生活之大部分，均屬東宮武官及侍從武官，全無軍政家之經驗，謂彼爲陸相適任者，殊難言也。

朝鮮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則一介武夫，殊非陸軍大臣之器。

似是，所餘者唯川島與阿部而已，軍事參議官川島義之者，陸大之軍刀組也，日俄戰爭時，前半以中尉充後備步兵第十一旅團副官，後半以大尉爲步兵第二十二聯隊補充大隊附，四十一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彼之經歷、大體在軍政及教育方面，佐官時代，駐在德國，未幾歸國，爲教育總監部課員，曾出爲鳥渡步兵第六十五聯隊附，但旋即回任，陞大佐後，曾充步兵第七聯隊長，旋入爲參謀本部課長，嗣復回故處，爲教育總監部

第二及第一課長，未幾，入陸軍省爲作戰資材調查會幹事長，又出爲步兵第一旅團長，旋爲同鄉先輩白川義則大臣時之人事局長，陞中將後，充第十九師團長，事變前，轉教育總育部本部長，因之失去收戰功之機會，承林氏之後，轉朝鮮軍司令官，昨年調充軍事參議官。

川島會爲白川倚重，固不待言，且更爲宇垣所信賴，宇垣於彼在作戰資材調查會幹事長時代，是認其手腕，故川島應早已任陸軍次官，奈彼命途多乖，漸次與本路遠離，今彼有待時而動之姿勢，繼林氏之後，調任陸相，亦未可限量也。

軍事參議官阿部信行，早已目爲軍政部內之一明星，濱口內閣之時，會充宇垣之次官，昭和五年六月，會充病陸相宇垣之代理，固已爲大臣經驗之所有者，如循常理，阿部應已先荒木爲大臣矣，詎造化弄人，忽由大臣而轉爲第四師團長。

由是任台灣軍司令官，漸就南下之途，至八年六月，陞任大將，依是年八月之移動，榮轉軍事參議官。

阿部乃未有金鵝勳章之唯一大將，在日俄戰爭，在西伯利亞出兵，均曾出征，但武運拙劣，未嘗得一良好戰場，祇以軍政之功勞，陞任大將，僅此，彼乃軍政家儀型之武

人，如求正義之軍政家陸相於大將階級，阿部當首屈一指也。

陸相之豫想，如上所述，未來之事，在事前之最近剎那，仍屬黑暗，豫想豫測之難，自不待言。

永田鐵山將來必占陸軍三長官椅子之一，部內早有定評，又事實彼將於十二月或來年三月，當然進級中將，由是一兩年中或出爲師團長，或轉任陸軍次官，由是直陞三長官，固部內之驕子而如有當然之運命者。

今也竟遭意外而死迄至昨日尙爲光榮之軍務局長今日已屬一片黃壤矣。

最後謹對永田鐵山氏之靈表示無限吊意

附錄 論國家總動員

永田鐵山

本稿乃昭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陸軍省整備局動員課長永田鐵山大佐在大

阪中央公會堂講演之要旨

自世界大戰閉幕前後，歐洲國民間，卽已胎胚平和思想。旋即風靡全世界，其產物卽爲國際聯盟，此國際聯盟者，決非新奇之物，十七世紀初，法蘭西國王安利四世之宰相休尼氏提唱之國際聯盟，第十八世紀初，有名之和平論者聖伯耳氏提唱之國際聯盟，均大同小異，休尼氏案，係由十五基督教國之代表者組織國際委員會，處理各國共通之問題及緊急問題，組織聯合軍，隸於聯盟之下，爲其強制力，所有爭議，於最高裁判所裁決之。聖伯耳氏案，以二十四基督教國組織聯盟，最好回教國亦派代表參加，禁止領土之變化，相互不干涉內政，各國常備軍，限於六千，一切紛議，委之仲裁裁判之審決，是由美大總統威爾遜氏之提唱，其形態要已具體實現矣。

似此，和平論已感極一時，古來學者所提唱之國際聯盟，亦已具現其形式但是即可

把握永久和平乎或可得接近之乎，對此疑問，雖屬遺憾，終難肯定，和平思想，其淵源遠自太古，或爲宗教的和平論，或爲學理的和平論，與時消長，尤以大戰後，顯然達於高潮，然彼和平論者中之白眉，迄今未嘗墜落，共讚爲不甚拘於理論，確立理路整然之和平理論之康德氏，其和平論中，謂人類一面有理性的之存在，他面亦持有利己的獸的之傾向性，又謂人類持有世界協和的之自覺，另一面並持有非社交的排他的性質云云。

既屬如此關係，則在各國家純正之理想的政治狀態之現出，誠屬夢想，如世界一家主義，亦到底不可達成，從而以此爲前提條件之所謂永久和平，雖屬遺憾，亦將終於虛誠之願望，吾人之感想，亦屬如此，關於國際聯盟，康德以爲欲使國際聯盟爲保障和平之有權威者，則加入國際聯盟之國家，不可不爲普遍的，務使世界之一切國家，一律加入，此事不惟能言不能行，另一面言之，加入之國家愈多，愈不免「稍公多了會翻船」之弊，因是，由國際聯盟保障永久的和平之期待，終等於畫餅以充饑，今由國際聯盟之過去與現在推之，殆莫不如是，康德又有言，謂永久和平之爲物，恐將終不來臨，然人類不可不以爲恰將來臨者行動之，此語誠屬有味之言辭，理想和平者，憧憬於是，努力於其現實者，固屬得當，然其達成，恐不可不在人未爲神之期間，乃屬超時間之間

題之覺悟。

似此情形，世界各國至今雖莫不懲於亘四年有半之世界大戰之慘苦，然一方追隨和平理想，他方現實却依然專念國防之充實者，可謂當然之事也。

最近英國會就歐洲各國戰前之軍備，與戰後之軍備，加以比較，戰後之軍備，果減小乎，路易喬治一派與他一派間，互相論爭，路易喬治一派，謂戰後之軍備，比較戰前未嘗減少，他派則謂不然，確已減少，然雖如是論爭，但戰前戰後軍備之程度，就歐洲全土觀之，則無大出入也。

就吾人所見，戰後之軍備，輪廓上似已多少減小，然軍備——常設軍備——之輪廓，縱然減小，然以之斷定為各國對於國防之努力已經減少，或各國已減縮其國防力，則難免陷於非常之大錯誤，因國防設施之內容，今昔已大異其趣，即現今非單以常設軍備其物代表國防力之全部，形成國防力之因子，軍備以外，尚有其他重要部門故也。

現今國防設施之內容，已有變化，如上所述，然則今日之國防設施，比之向來，果已有如何之變化乎，蓋所謂國防之事項，原為萬一之場合，豫想戰爭而設立者，國防之對象為戰爭，戰爭其物，乃與時進化而不休止者，尤以自世界大戰以來，已遂其特別之

進化，乃周知之事也。

戰爭本身現已進化，以戰爭爲對象之國防，其設施亦與之關聯而發生變化，乃當然之事，然則戰爭本身，果已如何進化乎，尤其以世界戰爲一劃期，果如何變化乎，就中如今日情形，國民之總意，卽國民總體之意思，反映於國家行爲之政治組織，如戰爭之重大國家行爲，非基於國民之自覺，則不得發生，乃極明瞭之事，卽如現今之政治組織，如發生戰爭，是必爲國民意思之反映，基於國民之自覺，可斷言者，換言之，今日之戰爭，乃帶國民的性質者也。

戰爭之性質，既成爲國民的，卽戰爭既帶國民的性質，則戰爭必爲極真確，極執拗，極深刻的，乃當然之結果，戰爭之性質之變化，一面隨時勢之進步，而戰爭之形式其本身亦發生變化，卽與工藝化學相關聯而兵器亦大起變化，從而需要多量之軍需品，一面又因交通顯著發達之關係，交戰兵力，交戰地域，均爲之增大武力戰之規模，較之從來，已顯示其特別偉大矣。

不特武力戰之規模增大，交戰手段，於武力戰之外，復盛行思想戰，（宣傳戰）或經濟的資源之爭奪戰，乃至政略的謀略等副手段，是可謂爲隨伴人智增進，人文發達之自

然結果，武力角逐，——以武力爭鬥——乃戰爭之根幹，與歷來無有變異，即武力為顛覆破壞對方之交戰組織，挫折對方之戰爭繼續意思，最為有效一點，今昔並無殊異然，其基本交戰手段之外，採用種種副手段，則如上述。

宣傳戰，無須說明，即普羅帕干達(Propaganda)戰是也，為使對方戰爭繼續意思呆鈍之故，發適合於此目的之一切對外宣傳，對於自國民，則為使其不為對方惡宣傳所乘，且為鼓舞國民之士氣，防止精神之萎靡起見，施行對宣傳，對於中立國，為博得其同情，亦施行各種宣傳之類皆是，所謂資源爭奪者，在舉全國力之現代戰爭，凡一切經濟的資源，皆戰爭所必需，此戰爭所必需之資源，務使勿為對方所得，一方自己方面，務努力使此類資源增加，因此或用兵力，或運用外交，或其他種種方法皆是。

所謂政治的暴力者，運用宣傳或其他一切謀略，使對方國內發生有害於戰爭繼續之政治的分解之類是也，此等方法，於武力角逐之外，威行之以為副手段，似此情形，現代之戰爭，因其性質為國民的關係上，乃成為極真確，執拗，深刻，倘有一滴血一塊土亦不休止之概，又在形式上，戰爭之規模，比之從來，顯著增大，戰爭之期間，亦因之自然延長，而武力角逐之外，有科學戰，有經濟戰，有政治戰，有思想戰等，一言以

敵之，現代之戰爭，在本質的乃國民戰，在形式的乃國力戰也。

因戰爭如是進化，以戰爭為對象之國防設施，亦生變化，乃當然之事，以前，於平時所立軍備，將此軍備動員，以構成戰時之武力。由是構成之軍備，依戰術戰略運用之，以決勝敗。

即平時軍備加動員，等於戰時軍備，運用之，則為國防之主體，此外，為培養戰時武力，於國家社會各方面，常發生多少變化，但亦未有重大變化，其主要則委戰爭之遂行，於軍部之掌握而已。

在現時，軍備——平時設立之軍備，其本身，亦隨戰爭性質之進化，有改正之必要，同時軍備以外，更進而將一切可得戰爭力化之一國有形無形之資源，悉舉而組織之，統制之，運用之，發揮所謂舉國之國防力，因此與之相應之設施，乃至為必要，換言之，即與軍備相並而國家總動員之設施，乃成為必要也。

在日本大正十四年，實行陸軍之軍備整理，減去四個師團，軍之內容，加以充實，軍容亦加刷新，是即頃間所述，使軍備適應於戰爭之進化之事實也，在今日所以高唱國家總動員準備計劃者，不外組織統制一切國力，整理應為戰爭力化之準備之設施而已。

國家總動員之準備之必要，如上所述。究竟所謂國家總動員云者，果屬何事，果爲如何之意義，現今動輒以國家總動員僅限於人的資源之方面，總括全國國民擔任國防，雖然，余今所述之國家總動員，則有更爲廣泛之意義，姑假定其定義如次。

國家總動員者，乃有事之際，舉國家社會之全部，自平時之態勢，移於戰時之態勢，更將國家得以利用之有形無形，人的物的一切資源，組織之，統制之，運用之，發揮其最大之國力的戰爭力之事業也，頃嘗言及資源，所謂資源一名詞，意義非常廣泛，涉及人的物的之兩方面，在人的資源方面，肉體勞力，靈卽精神，均包含在內，在物的資源，如原料，燃料，材料，成品，製品等，固不待論，卽所謂交通產業諸設施，財政金融諸作用，均包含在內也。

國防之必要，今日一如往昔，未有變易，如前所述。但國防設防之內容，與昔大異，在今日，於常設軍備之外，國家總動員之設施，亦絕對必要，亦如遞次所述，此國家總動員之準備計劃，極爲錯雜廣泛，非官民各方面之一致合力，真正協調，不可期其完全也，舉凡國軍，不論何人，皆不得有漠不相關之態度。

今也中央政府，準備總動員之機關，甫呱呱墜地，將施行準備計畫之第一步，但此

準備計畫之在日本，比之其他列強，困難實多，第一，日本較之其他已屬落後，似此落後，就令猛勇精進，得以回復，更有第二難點，是即歐美諸國，已有可尊崇之經驗，而日本未有也，是乃無論如何不能追上之弱點，就中尤以歐美國民，由總動員之大試驗，與一切精神苦物質苦奮鬥，已歷四年有半之久，此無形之寶乃日本國民所無，不特此也，邇來日本恰值經濟好況時代，質實之風漸泯，華美之風大臻，輕佻浮薄，風靡一時，雖一時的似有物質上之利得，而無形上之損失，不可數計矣，彼此之差，不啻霄壤，此吾人所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猶有其第三點之難點，即總動員客體中之物的資源，比之歐美列強，大有遜色是也，由此各種關係，日本之總動員準備計畫，比之其他，前途實多艱難，欲完成此國家總動員準備，比之其他國民，吾人實有倍加努力之必要，更有須發奮苦幹一番之覺悟之必要，因此吾人先須理解總動員果爲何事，應如何準備，勉自覺悟，然後立於此理解此自覺之上，適應於一切社會的乃至職業的之立場，以期自己必如何始可對此準備計畫有最大之貢獻，而向此路邁進，乃最爲必要者也，大體言之，各自適應於其地位，忠實向其職務而精進乃所以寄與國家總動員之準備也乎。

